

生活感悟

书心皎洁终不移

□ 陈白云

至今为止,我写了120万余字的文学作品,打印后摞起来,比我的人还要高。一文友说:“你这是朝斯夕斯,矢志不移,是虔诚的写作信徒。”我一笑了之,“不曾曾在春日田野上耕种过的人,难以体会一束金色稻菽的沉重与美丽;不曾曾在烈日沙漠里跋涉过的人,也不会懂得一滴甘泉的珍贵。”

因为爱读书,所以迷上写作,也成为一种信仰,自得其乐。

工作之余,我规定自己每天练笔或看完50页书,每个双休要读完一本书。不必说书里有千山烟雨,万壑松风,百里轻云;也不必说书里有“明月扁舟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叶立含正气,花研不浮花”;单是书中一则则正气、文气、才气俱佳的小品文,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爱不释手。

我曾发过誓,要把上月买的书看完才能买新书。因此进了书店,我就像嘴上喊着要减肥的人,面对满桌的美味佳肴,行动上却失去了定力。能不心动吗?何况面对一本新书,那书页间散发的阵阵气息,已让我失去了把控,恨不得买下图书馆里所有看中的书。

书香如此迷人,对爱书成痴的人来说,真似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我由想起“书香”一词的由来。据说古时候有一种叫芸草的植物,因其散发出的香味能杀死书虫,所以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就把芸草夹在书中,对其飘散出的香气称为“书香”。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图书号称“无蛀书”,就因为每本书都夹有芸草之故。因芸草与书结缘,所以多了与之相关的称呼,如古代的校书郎,就有个好听的名号“芸香吏”。诗人白居易

就曾做过这个官。书室中常备有芸草,书斋就有了“芸窗”“芸台”“芸署”等说法,如唐朝徐坚的《初学记》中说:“芸香辟纸蠹,故藏书台亦称芸台。”这些词都蕴含着缕缕书香,表达了人们对书香文化、艺术审美与精神追求的尊崇。

刚参加工作时,我每天6点钟起床,看1个小时书,洗漱完吃早餐去单位。上班路上也是读书的好时间。我一般会在公交车上看《中国古代廉政故事》,到单位时可以读完一篇;或者带一本宋词细读,每到一站的时候,车停一小会,就合上书来回味。

那时候,坐公交车上班的人很多,没位置的就站在座椅旁,好似一道天然屏障,却能够带来我的专心阅读。有一次碰到堵车,我捧书看了半晌,余光之中感觉坐在我旁边的女士也在看,于是连忙挪开压着书页上有字的手指。估摸她看完了,才翻开新的一页。到了目的地,我起身瞥了她一眼,原来她正歪着头打盹。

我上班的路线经过一些高校,时常碰到和我一样在车上读书的人。有次看左边一个在看《唐宋八大家》,右边一个在看《毛泽东选集》,都一脸满足,津津有味。有时候车里很拥挤,却还有人拿着《朝花夕拾》读,不管车上人如何挤压,他只管微笑着看他的。

下班后回到家里,看一些什么书好呢?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以弄清什么是文学的本质、寻找写作的精神密码、经典阅读唤醒心灵的主题阅读,处于一种不断寻找、探索和追求的状态,也记下了很多名家名著的名字。那时候的《人民文学》《十月》《当代》是我的必读书目,里面很多文章都是写在骨子里的,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作家们的努力、纯粹和功夫,也能从中摸索出一些写作的门道。拍摄的《红高粱》《上甘

岭》《风声》等一些著名电影,原著小说也都发表在《人民文学》。

用一段时间研读一本喜欢的书,是一件神圣而幸福的事。每天下班回去的路上,我就开始期待,一想到马上可以读到那本书了,就感觉日子是发光的,灵魂是有安放之处的,生活是充满期待的。长时间与之相处,慢慢适应它的节奏,融入其灵魂深处,直到寻出那个重要的“支点”,便产生了最本真的感情。要你说它好在哪儿说不上来,那种迷人的气韵一直弥漫在心头,每每沉浸其中不愿出来。那种好感,你舍不得说出来,担心一旦尝试用语言表达,就会失去最原始的书味,你愿意它成为你内心任何人都无法进入的秘密之苑。

现在,虽然那份心气还在,但总感觉时间不够用。一本喜欢的书,像原来一样反复地阅读琢磨,是一件很难很奢侈的事情。如今看到精彩的段落,往往用便签纸做好标记,贴到相应的位置,这样避免了在书上划线,也方便查找。而有些书没法做笔记,无法摘出亮点,启示、典故等,它们整体性地把你带进去,循循善诱地往下走,不可停顿,不可分割。

很多时候,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也能激发作家的哲学思考。记得读过一篇叫《小草退思》的文章,写的是一种叫铁马筋的生命力极强的草,当它遭到牛羊的覆盖侵蚀时,不会改变自己的本质而与其同流合污,污物仍是污物,铁马筋仍是铁马筋。“雨水过后,它依然显示翠绿如茵的本色”。当时就给我一种启示:一个人无论地位多么卑微,无论环境怎样复杂恶劣,只要始终保持崇高的道德节操,就可以傲然独立。

性灵独抒不自持,书心皎洁终不移。



开卷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青年作家们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方向、指导创作,自觉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深情描绘荆楚大地的喜人变化与荆荆人民的奋斗精神。文学与时代脉搏密不可分。荆州的青年文学写作者一定是对崭新的当下时代经验最有可能是作出准确表达的群体。置身于新时代,青年作家们定会牢记殷殷嘱托,唱响时代主旋律,让荆州高质量发展成为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用鲜活的作品讲好荆州故事。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激励广大写作者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即日起,本报联合市作协推出“‘后天’可期”栏目,择优刊登“后天”荆州市第二届青年作家培训班部分学员作品,以续读者。

人间美好,光从不弯曲

□ 龚健康

世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哪有那么多意义和无意义。没有答案的路径永不停息,没有答案的弯路还在路上。开始构思这篇创作谈的时候,刚和几个朋友搭乘顺风车从武汉抵达岑河小镇。在岑河,我满以为能顺着岑参的步履找到一首诗。事实上,一首诗从来无法立命、安身,挤进伟大作品的行列。在岑河,不论胡天飞雪,亦或双袖龙钟,盛唐,也离我太遥远。冒犯地说,在岑河,一首诗,约等于无。

庚子年初,我曾写过一些老成持重,同年龄、阅历大相径庭的诗句。比如:“一起起思人如挚友,又无力去憎恨生命的顺从与困惑,无力去谴责早华、光阴和流水。”再比如:“世界与我无关,不论暴雨如何折腾,风波过后,总有明月抒情,日子供我慢慢消磨。”每当挫败感在内心奔腾翻涌,词语总能找到我,犹如声母找到韵母,一瞬间的火花激迸,仿佛诗从来不是写出来的,诗就是诗,它藏在掌心,有时也如苔藓、地衣紧密吸附在那条进湖的便道。

又或许,我的诗其实是一个小镇知青对生活的超前诘问和对峙,也有可能来自胆怯与异乡的剧烈碰撞或摩擦。创作之初,我曾一度认为写作是为了正视自己的心,通过洞悉真实的自己,从而了解生命的真相,构建一种与世界交谈的方式。慢慢地,我终于发现,这其实是一套用以哄骗童年,冠冕堂皇又荒谬绝伦的说辞。写作就是写作,仅此而已,写作从来无法改变什么,更无力改变什么,世间大道不属于同侪海中的粟粒交谈,大象无形,绝圣弃智无疑才是写作的真理,而终极思考也向来盘踞着时空的至高点,是无数个个体耗尽心力也无法翻越的大山。从古希腊神话到西西弗斯,从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的俄狄浦斯到沐浴在盛唐春风之下李白典章,文学从来是历史大浪潮淘洗后的收藏品。在心与心的碰撞,至善与至善的叙述或独白中,关隘孤岛远村,出门桃李春风,行迹于沙岗野店只能是来自自然主义中衍生而出的理想主义。如何保持清醒,利用有限的视野高度在愚昧性、荒诞性和悲剧性中挖掘人间的暖意和良善已然成为写作的关键词。充满温度的写作必然笼罩着天马行空的疑团,一

阵一阵接踵而来,犹如重叠交织的海浪,转瞬即逝又不可磨灭。人间美好,光从不弯曲,即便转折,也无法照亮生命的全部和逐渐变暗的世界。借助着小聪明、小才华混于武汉的江湖,有一点不可否认,几位师父的手艺,我只学到皮毛,没理解爱与被爱,更无法洞察写作的本质与真相。但我能肯定孤独是一次可悲又可赞的伟大壮举,奋不顾身地写作需要勇气,爱与被爱、善意和理解更加需要勇气。接纳孤独,在写作中获取爱,固执地相信天地清明,世界必定会慢慢好起来。

4年里,大半的光阴几乎都在喝酒,或是赶往喝酒的路上。仿佛写作成了副业,喝酒才是我真正热爱、无法抗拒的理想工作。去外地工作以后,我时常一个人散步大半个时辰,去一家从来没去过的土菜馆解决自己的晚餐,有时甚至坐到深夜,再点上一份简单不能再简单的宵夜,或者乘的士,浪费半个钟头去品尝一份极具荆州风味的麻辣烫,又或者独自骑上一辆共享单车在谭鑫培公园门楼外待下,绕开古戏楼,踏上那条反复修葺的汤逊湖绿道,看明月如何碎成波浪,听蛙鸣如何奏成湖风,让日子尽可能慢下来,也在慢下来的日子里尽可能多做一些毫无目的的事情浪费这虚空又饶有趣味的光阴。

写作的荣耀,写作的耻辱已远胜俗世的山水、人间的小事。但词语只是词语,从来没能化作羽毛,让身体和消亡在淤泥里的花瓣飞起来,飞向高空,剥开一层层迷雾看它与群山之间的磨合与消遣,飞向山坳与溪涧的交汇处,观察草木如何蛊惑鸟雀和野兽,将野史传说演绎成民间通俗故事的蓝本。在一段又一段的荒诞里反复相信幸福会奇迹般、日常化的诞生。相信词语同雨水一样,是一种真理在握,拥有绝对性权威的物质,能让我不再感觉两手空空,成为命运的天选之子,被命运哺育滋养,最后又命运运为仇敌或同命连称兄弟,一步一步迈入困境,封锁内心的泥潭,朝夜空呐喊,气喘吁吁,又或者接纳生命中扑面而来无法抗拒的失落与满足,选择用谢世沉湖的崇高方式成全自己的心。

家长里短

想念老邻居

□ 陈伟雄

“老邻居”既非亲戚,亦非朋友,因为住在一起,不是一家人却胜似一家人。每当想起以前的“老邻居”,我就会感到特别亲切。

我的童年是在大宅院长大的,前前后后几十户人家,虽不沾亲带故,却好像一家人,大家的房门都是敞开着,不用相互提防。家里的碗筷是公用的,桌子、板凳也是公用的。谁家需要拉个线,买个煤球,搬个东西什么的,尽管开口,邻里间不用说也会帮忙。谁家来了客人,你家客人就是我家客人,邻居会热情地把客人拉到自家餐桌上,拿出好酒好肉来招待。谁家的孩子找到工作了,谁家购买的储蓄贴花中奖了,定会有人拿着花生糖果,把喜悦分享给每一个邻里。要是谁家两口子不合,拌嘴吵架了,劝架的人准有一大堆。说来可笑,小时候淘气,母亲拿着棍棒打我时,我会故意哭得特别响,因为只要听到哭声,邻里们就会跑过来替我说话,母亲在他们的劝说下气消了,我也免了一场皮肉之苦。

记得那个时候,只有楼上的熊阿姨家才有电视机。每天晚上她家里的人坐得满满的,她从没见过过厌烦,还拿出糖果、饼干,招待我们小孩子。那时候邻里间的人情味浓厚着呢,在邻居家感觉就像在自己家一样,温暖、安全、无拘无束。

可这样的幸福感,在我后来的几次搬家中也找不到了。曾几何时,城市的变迁,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邻里关系却越来越陌生。防盗门、摄像头、猫眼,让邻里之间产生了陌生的距离。以前小区里大家轮流上门收水电费,邻里间还可以凑个脸熟,现在一尸一表,网上缴费,换户敲门的事也省了。住在一起五、六年了,却不知道邻居是谁,这年头大家似乎都有忙不完的事,谁有空闲去关注邻里关系呢。“老邻居”成了历史,也成了我心里对过去的怀念。

多年来,我一直想着“老邻居”带给我种种好处。想到楼上的楼大哥,那天我发高烧,是他用自行车及时把我送到了医院;想到住在东厢房的徐叔叔,是他帮我解决了上学难的问题;想到住在后院的汪大娘,她包的粽子又香又结实,每年端午我们都能吃到她送来的粽子。如今,老宅早已随着城市的变迁成了鸟语花香的公园。每当路过这片熟悉的地方,就会让我想起曾经在这里生活的老邻居们。我相信他们不管搬到何处,他们的善良、热心会如春天的种子,播撒在哪里,都能开出美丽的花朵。我多么希望那些曾经失去的美好,今天能再回到我们身边。

新诗一束

感恩的方向

□ 张智慧

我漫步在园林里
和朋友分享清爽
看蝴蝶飞舞
听小鸟歌唱
常以为是林中的氧
小溪里的琼浆
给予了幸福的土壤
其实那是护山者
给予了美丽的家乡

我站在丰收的稻田里
忍不住欢笑鼓掌
看颗粒饱满,闻稻谷飘香
想想这是农民的辛劳
血汗的挥洒
把微弱的小苗
细细滋养
后来又知道
那主要是袁隆平先生的荣光

如今我已明白
看错了生命感恩的方向
南湖里的船
才是创造者的摇篮
竹竿上的红光
给了满满的希望
有镰刀除荒才有生命成长
斧头劈开了荆棘
你才顺利地走向远方

楼兰遗址(外一首)

□ 贺一新

一座沉睡的城
让一个美丽的女子
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黄土掩埋的岁月
风干了千年的记忆
站在废墟之上
我只能面对它沉默
沉默,是最好的敬畏

西域的风依旧在刮

我是风暴中的沙
楼兰,我来了……
借助荒漠落日的余晖
我看见了您辉煌的背影

甲骨文断想

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我们叫它甲骨文
商朝,一个古老的年代
离我们太过遥远,它是
三千年无法穿越的时空

契刻在骨头上的卜辞
像天书般怪异,我不知道
那些刻进骨头里的文字
是否与战争和残暴有关
也不知可否预测过
自己的前世和今生

现在,我只关注深埋在地下
那些体温尚存的骨头
我想去触摸——
一个王朝复苏之后的脉络
我多想去破译——
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密码

翰墨荆楚



荆州欢迎您

篆刻印 海鹏燕



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心情随笔

凭栏听秋雨

□ 韩英

雨,细细密密,老在在弹奏一曲普世绝唱。如果说风是弹指,那雨就是琴弦;如果说,风是丝竹,那雨便是诗行。这秋雨呀,细细的、轻轻的、不惊不扰。我守在窗前听雨,独享这午后静谧的时光。此时,忽然会想起一首唐诗,亦或是一阙宋词,在这清浅的光阴里,和着这细雨霏霏,细细地斟酌,这诗忽然就觉得意境深远,这雨,也便韵味悠长了。听,细雨敲打着窗台,偶尔间杂着一丝丝风声,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是传奇的故事,还是尘世的忧伤。飘在玻璃上的雨水渐渐汇成水珠,然后悄悄地滑落尘埃。隔窗望去,那一排银杏树在雨中愈加清新而素雅,树叶是那样的金黄。那些瑟瑟的落叶,簇拥着抱成一团,辗转、飞舞。

午后的时光,静静地流淌,我在静静地听,听着雨声,忽轻忽重,忽急忽慢,仿佛这是时光悄悄的挪移声。此生,我喜欢听雨,从春天听到冬天,从少年听到中年。细雨如丝,飞入心扉,心,变得柔润,情,变得温和。这些年,我从雨中走过,不忘驻足聆听,雨,让一颗浮躁的心变得沉静;雨,让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变得细腻而深情。

小时候的我喜欢躺在床上听雨,那是难得的清闲与惬意。这个时候,可以不必去田里割草,也不必担心学习的压力,可以名正言顺地偷一次懒,就躺在床上不起。床头摆上几本书,顺手翻上几页,朱自清的散文,老舍的小说,也只有在这个雨天可以拿过来读一读。其实读不了几页便扔到了一边,不如就静静地听那窗外的雨,淅淅沥沥,打在瓦檐上,“啪嗒”作响,就愈显得周遭的静谧。那时候觉得时光很慢,岁月很远,我有充足的时间用于遐想,仿佛天不老地不荒。后来渐渐长大,更喜欢在窗下听雨,午后或者是黄昏,偶尔会感到一丝寒意,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也许是脆弱的一面容易在这个雨天袒露。也会在某个午夜被雨声惊醒,忽然一阵凄凄,雨声蔓延至心底。童年,故乡,那些逝去的,和依然健在的亲人,一幕幕闪现在眼前,回忆,有苦涩,也有温暖。

也许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人到中年忽然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轻,更渐渐地喜欢了那种“留得枯荷听雨声”的意境。四季变迁,人事消磨,唯雨声常伴左右。此生,愿做一个云淡风轻、听雨听风的人。如此,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吧。

品山读书

□ 冯寒雪

圣人孔子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山之俊秀,水之柔美,古往今来,多为赞赏。山的灵性让人心旷神怡,水的神韵让人流连忘返。山,无论是沉稳敦厚、绵延横亘,还是险峻挺拔、巍峨磅礴,都以从容和稳定,给予了仁者一份“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窗外云卷云舒”的淡然从容心态;水,无论是平镜如镜、波光粼粼,还是浩浩荡荡、汹涌澎湃,都以博大和丰富,赠予了智者一颗善于感悟的慧心。望山而思,步水而行,用心去品读,才能悟出其中的内涵与韵味来。

古往今来,爱山者多,喜水者也不少。陶渊明唯独钟情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因为他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融为一体、超然物外的心境。王维钟情于“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独特景致。他追求的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李白不愧为豪放的诗人,钟情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磅礴气势。他追求的是一种豪迈、一种超脱世俗的情感。

流连于山光水色,徜徉于名山大川。人们通过读山品水,可以领悟到世事的兴衰变迁,故历代文人墨客无不徜徉于名山大川以寻求灵感。借山抒情,借水说性情,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慨际遇,抒发自己的理想抱负,多少文人墨客为之泼墨,“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杜甫登高望远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是苏轼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与崇拜;读山的沉稳,水的平静,读出生活的平淡;读山的陡峭,水的波涛,读出人生的曲折;读山的历史,水的沉淀,读出人世的沧桑;读狼牙山,读出了五壮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读黄山,读出了人生的艰难险阻;读泰山,读出了崇拜帝王国的无奈。登高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水,观远山之苍茫,赏云卷云舒之态,云海沉浮,江水茫茫,观山玩水,意味深长。

走在水间,文人们视角不同,意境也不同。远读其苍茫,近读其清幽,精读其豪放,细读其多姿,读其静、读其动、读其柔、读其美,各有各的品味。静品,方能进入神清气爽的境界。在文人眼里,山是钢铁的,水是温柔的。水之悠长,天长地久,连绵不绝;水之曲折,曲曲折折,神秘莫测;水之深广,气势磅礴,心旷神怡;水之波动,起伏波澜,美妙多姿。从每一株草的嫩绿中读出生命的希望,从每一朵花的娇艳中读出生命的多姿,从每一棵树的挺拔中读出生命的顽强,它们都诉说着世间的变换与莫测,讲述着人生的历练与成长。只有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才能够读出山水的色彩,品出山水的魅力,从而享受山水的美好情趣。